

两个日本人找上门来,要金善卿把军火卖给他们

2



龙一 编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友情推荐

内容简介

这是个复式结构的故事,主人公是孙中山派到天津的“地下工作者”,他的任务是联络并团结那些自发的,贫富贵贱各不相同,且与同盟会毫无瓜葛的十几个革命团体。于是,在一个纨绔子弟的撮合之下,北方革命党人押上了自己的生命和前途,上演了一连串悲壮的喜剧。

上期回顾

清朝末年,在日本留学的金家大少爷金善卿,接到了一封家信,一来是报丧,父亲病逝,二来告诉他,发了一百多年财的大关金家破产了,除了返程的路费,再不会有钱寄来。他当即与相好的艺妓洒泪而别,带着革命党人写的介绍信,同时领受了革命党的任务,回家来了。

历史风云

1950年3月,天津市镇反办公室第十八号审讯室。

镇反干部:别老表白自己,你也该讲点实在东西了。

王九(绰号“多一画”,原为福寿汤馆的伙计,现在是解放浴池的职工,面临退职):我记得有个洋人,名字叫桑德森,起个中国名叫桑春城,外号“桑砍头”,据说是个心狠手辣的家伙。同时,这家伙也是个“堂贼”,天天晚上来我这儿泡澡,就喜欢找人穷聊。

镇反干部:跟他来往的中国人有没有一个叫金善卿的?

王九:有,金大少嘛,大关金家的后人,祖上是河北大关上的税吏,发了几辈子的财。光绪年间他还是天津出了名的狗少,到了宣统,好像是不一样了,不那么浑了,听说他在外洋留过学。金大少不是堂贼,但也隔几天来一趟,多半时候澡也不洗,就是跟桑德森叽咕个没完。

上角利一找到了金善卿家里

就这么一晃当,春节就过去了,铁血团因为军火的事不依不饶,可又能怎么样?

今天是正月初七,街上做小买卖的都上街了,金善卿早饭吃了一套煎饼果子、两个炸糕,都是他的车夫一大早到北门外的耳朵眼胡同和东南城角买来的,冷不丁地,门房送来两张片子,小张的白卡片。

一张片子上的名字是上角利一,五金进出口商人;另一张写着原田正南,人类学教师。这一对玩意有意思,金善卿知道,小日本往外派“细作”,最常用的就是商人和学者这两种头衔,日俄在东北开战前后,天津日租界进进出出的净是这玩意儿。

上角利一看上去还没长开,最多十八九岁,小个子白脸,戴一副银丝边眼镜。金善卿在日本很是住过两年,他知道,日本人长得少相,三十岁以下的人,用你判断的岁数再加五岁,多半就接近了。原田正南长着个短粗的体形,大脑袋,罗圈腿,一撮小胡子,一言不发,鞠过一躬,便拿眼睛在金善卿的喉头、胸腹间逡巡。此人必定是个打手,金善卿心道。

金善卿没有跟着他们鞠躬,只是拱了拱手,让他们在沙发上坐下,没招呼人上茶。

“二位有什么事?麻利儿地说,咱还赶着给人说合事儿呢;您要全是炉灰碴子哩咯棱,咱就不留您了。”他藏起流利的官话,换成一口本地土语,让这自以为懂中国话的小子费点心思。

“我们听说金先生手里有批货,特地过来谈谈。”上角利一跳过了金善卿的土话,直截了当地说明来意。

“德意志的颜料、门锁、大包缝衣针、五金工具,样样都有,要么尽管说,价格格外克己。”金善卿知道,这两个小子多半是为军火来的,小日本阴险得很,不知道从哪打听来的消息。“要是别的玩意,像烟土、白面儿,你们日租界里多的是,用不着找我。”

“我们要你那批克虏伯后膛七响马枪。”上角利一的小眼睛在眼镜后边一闪一闪的,“你的货款是八万龙洋,卖价是十二万元,我们给你十二万五千元,卖给我们。”

皮包打开来,一捆一捆的钞票堆在桌上,是日本横滨正金银行在中国发行的钞票,每张都是最大面额——拾元。

“你们打听得这么清楚,怎么会不知道来晚了。货都让海关

给扣了,咱们们儿也闹了个白玩。要不,我再替你们订一批货,不出三个月保证运到。”金善卿真想顺手把这笔钱骗下来,不提海关的事,但小日本难缠得很。

“你再好好想想,以金君的本事,必有办法把货弄出来。大日本帝国向来是知恩图报,帮我们办事,好处大大的;给我们添麻烦,麻烦大大的。”上角利一鞠了一躬,转身就走,原田正南把钱又收拾好提在手里。

急进党绑架了金善卿

这些日本小萝卜头儿要德国军火干什么?坐在洋车上,金善卿又犯了寻思。就这么一走神的工夫,他没有注意到,洋车下桥后往南一转跑进俄租界的时候,一辆洋车变成了五辆,四个年轻人坐着洋车把他的车夹在中间。最后面还跟着一辆马拉轿车,不紧不慢,拉开一丈多远的距离。

他的车夫许是觉出不对劲,想从车队中摆脱出来,但刚一扭车把,后边的洋车当即撞了上来,把金善卿的车子撞翻。金善卿这一觉醒来时,眼前一亮,方才想起来是被人绑架了,想必是因为马脖子上的铃铛不响了,车到了地界,把他惊醒了。

蒙在他头上的围巾给边上那人的肩膀顶到额头上,放眼望出去,轿车帘子早给打开了,外边望得见三间青砖起脊的瓦房,山头对着院墙,墙外相连的房子比这边高三尺。明白了,想必这是家大宅院的跨院。突然车边闪出一个人来,脸还没看清楚,就把金善卿的围巾往下一拉,蒙住眼睛,揪着衣襟把他从马车上扯

下丢在院中。有一个本地口音的声音问了一句:“枪在哪?子弹在哪?快说。”

这“说”字的音儿还没落地,金善卿便感觉到有好几个人七手八脚,噤里啪啦,给他来了一顿臭揍,打得他浑身剧痛,忍无可忍,便一把拉下围巾,从地上跳了起来。

这时他才看清,四下里站着五六个年纪跟他差不多的小伙子。为首的小伙子脸上有块青痣,从左侧颧骨绕过眼角,爬向额头,恶狠狠的,好似青面兽杨志。

“说话,你那批枪和子弹都藏哪了?”青面兽又问。

“什么枪?”常言道:福无双至,祸不单行。这麻烦又来了。

“还什么枪。”青面兽冲上来,劈头盖脸又给了金善卿一顿巴掌。

“慢动手。你们是谁?”

“告诉你怕什么?大爷行不改名,坐不改姓,要推翻大清朝的急进党就是咱爷儿们。”

金善卿立刻爬起身来,低声道:“我还当是谁呢,原来你们就是急进党?我是金善卿啊!同盟会让我一过年就跟你联系,你们接着信了?”他不是想说以求脱身,同盟会确实曾给他来过指示,让他相机联络急进党,争取把他们扶植成北方第一大党,以此牵制那些不听指挥的各小党。

两边坐下来一叙这才弄明白,原来急进党诸位只从私贩子圈里听说他姓赵,全然不知他的真实身份。

金善卿到澡堂子里去找桑德森

叫急进党众人这么一绑架,金善卿又耽擱了一阵子,只能下午到福寿汤馆去见桑德森了。福寿汤馆在南市芦庄子,前门在南市,后门对着日租界旭街,与隔

壁大混泥儿袁八开的芦庄子宝局一个格局。

桑德森每天下午四点半准时到福寿汤馆,要不就不来,只要是来,刮风下雨从没错过时候。于是,每到柜台上一个大座钟快走到申时三刻时,看箱的浴信王九便候在二门口的二蓝布棉帘后边,只要是桑德森的大皮鞋一露头,他便一挑帘,直着脖子一声高叫:“九号一位,桑大人,里请……”为首的小伙子脸上有块青痣,准赏他一毛钱的银角子。

今天,他最后的“请”字除了往常的高腔以外,还特地挽了个花儿,因为,十号榻上坐着位大爷,进门就赏了他一块龙洋——大关金家的大少爷金善卿来了,正候着桑德森。

金善卿与桑德森相对拱了拱手,没讲话,便动手脱衣服。旁边的浴客虽然不像当初那么吃惊,但仍有不少人向这边张望。

“有事找您商量。”金善卿不爱在澡堂子里洗澡,最厌恶的是这里的滑腻腻的木制跟拉板儿(拖鞋)。只有出来应酬时,没办法,才不得不来,谁让天津老爷们谈大事最常去的就是澡堂子和小班呢。

“汤里边说。”桑德森近来在学说本地话,数这一句讲得最地道,还外带挑着大拇哥。

金善卿这会儿心里想的是,怎么说动桑德森,帮自己把那批军火弄出来。不管这件事最终是他得利还是南京临时政府得利,反正不能白白便宜了袁世凯。为难的是,他如今还没想出个办法,怎么才能弄出那批货来。自己要是还没有主意,怎么求人办事?他还犹豫了。这洋人身上的坏毛病挺多,他要是没准备好就跟桑德森谈,说不定这洋毛子倒翻儿了。

赤裸着身子顾忱跟老夫子的合作柳暗花明

6



韦帕 著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友情推荐

内容简介

距北京六百公里处,有一宝地,土地价值2.5亿,利润近三亿。项目吸引了众多北京房地产商的目光,其中最贪婪的一道目光,来自顾忱。但顾忱总资产不过千万!想拿项目,无异于“空手套白狼”!于是乎,形形色色人等纷纷亮相,人人有目标,个个不满足,好一道饕餮大餐,直搅得天翻地覆人仰马翻……

上期回顾

顾忱和倪枫见面,倪枫告诉他他要拿到老夫子那块地机会不大,因为已经有一家北京来的房地产公司在和老夫子谈这块地的事情,并且马上就要签约了,签约时间就在明天的职代会后。不久倪枫又告诉顾忱,这家北京的房地产公司叫笃寅地产。顾忱听后大惊失色,因为笃寅地产甚至比白崇洗的公司都厉害。

商战小说

约见老夫子

听香阁。夜宴。

贾晓阳向安津市市长卫彬请假,实际上,这是和顾忱特意商量过的办法,谈这种事情,人越少越好。

从见到顾忱与卫彬携手跨入房间第一眼,老夫子就感觉这个年轻人的不一般。在卫彬介绍下几人礼节性握手后不到五分钟,房间原本略显僵硬的气氛便被顾忱点燃,一个笑话逗得满屋子人哈哈大笑,卫彬拉着顾忱坐在自己右手,老夫子坐在左手,董玫挨着老夫子,顾忱下面是卫彬的秘书小毛。

卫彬说:“老夫子啊,今儿个没别的事,就是想给你介绍个朋友,这位顾总是我和唐书记远道请来的客人,也是我们俩的好朋友,唐书记要不是又去了省城,今晚也会到场……”老夫子笑道:“顾总年纪轻轻面子倒真大,除去上级领导,我还没听说谁能同时请到我们安津市的两位老大陪酒。”

卫彬大笑,说:“非也,非也,咱电话里不是说好了吗?今晚地方你定,但饭我请,所以今晚我是主人而不是陪客,小顾是主宾,你老夫子才是我请来的陪客。”

老夫子脸色有些尴尬,说:“怎么敢喝领导请的酒,还是我请吧!”

顾忱道:“劳总,市长大人的好酒咱们平日没机会喝,今天逮着机会,不喝白不喝,唐书记虽然没来,却专门给咱们送了俩瓶好酒,所以,今天书记请喝酒,市长请吃饭,咱们几个,只好用吃好喝够表达对领导们的感激之情了。”

几人大笑。

听香阁一层便有洗浴。最大特色是分隔成为各自单独的房间,每个房间只能容纳十人左右,各种设备一应俱全,最主要的是私密性极好,老夫子选择在听香阁吃饭,也正是这个用意。

卫彬、顾忱和老夫子三人进入洗浴中心,十分钟后,三人依然坦诚相对,卫彬看着二人,笑道:“老夫子身材最苗条,真是有钱难买老来瘦,小顾你仗着年轻身材健美,只有我这大肚子最难看。”

老夫子说:“我这是因为身体不好才骨瘦如柴,还是卫市长这样的身材最有威严,一看就是领导。”

卫彬哈哈大笑,说:“老夫子你这是在讥讽我呢,难道只有脱光衣服才能让人看出领导?”他率先踏入浴池中,在一处叮咚泉水下躺在一个按摩床上,看着二人接着踏入水中,话锋一转,道:“老夫子啊,我看你这么瘦全是操心操的,年纪大了,也该稍稍歇一下脚步让自己轻松一些了,等到改制完成后,你还是安安稳稳做你的董事长,至于具体的业务嘛,我看还是交给年轻人去打理为好啊。这不,今晚介绍顾总给你,也是希望你们能合作,有顾总这样年轻的年轻人帮你操持项目,你倒可以省一大半心哟。”

“是啊,现在是年轻人的天下了,我也老了,怎么,顾总有心想来安津发展吗?同行是冤家,我这一把老骨头,可不敢成为顾总的竞争对手啊。”

“劳总你真是一只老狐狸,下午咱们电话里不都说好了吗?顾总来安津,就是想跟你合作。”卫彬微笑着递给老夫子一块毛巾,接着说:“白石集团进

人安津,对于咱们当地房地产市场可是一件好事,劳总你可不要故步自封,拿出些诚意与大度来,才能取得双赢啊。”

老夫子忙道:“卫市长您这是给我上纲上线吗?我哪里有一点不愿合作的意思?就是这么多年一直找不到像顾总和白石集团这样的合作者啊。顾总,其实下午市长在电话里已经把您的想法告诉我了,要不咱俩明天上午去我办公室,我把几个项目拿给你看看,你看有没有感兴趣的……”

“当然有,”顾忱不给老夫子留任何机会,马上接口道:“听卫市长介绍,安津路上那块地是您的,而且也已经正在寻求合作机会。”

“安津路?是泮水家园吗?”老夫子假装糊涂,“那个项目已经在建了呀。”

顾忱微笑道:“不是,是位于泮水桥边那块二百三十三亩地,听说您正在跟北京一家公司谈,不知我还有没有机会?”

“劳总,多引一家合作者,对你更有利呀……”卫彬站起身,迈出水池去桑拿房。“你们俩好好聊合作吧,商业秘密,我就不便听了。”

柳暗花明

卫彬一句话,已经将两人定性为合作关系,老夫子不免心里有些暗暗叫苦,跟笃寅地产的马大师已经谈妥条件,那块地待改制后整体转让给笃寅集团,价格嘛,老夫子不相信还有人能够比笃寅出价还要高。

老夫子沉吟间,顾忱又道:“劳总,要有一方便之处,我去跟卫市长说一声便是,企业的难处,他们这些领导有时是不太能体会到的。”

“哪里哪里,这个……协议未签,我还巴不得有顾总这样的竞争者加入呢,谁家的条件好,我当然就希望跟谁合作。咱们两家要合作成功,我倒要好好感谢卫市长这红娘呢。”

“是,咱们自然要好好感谢您,还有唐书记,也是大力支持这个项目的,对了,我听说,这个项目合作与否,还要等待您改制的结果?”

“是啊。”老夫子转过头去,瞟了一眼独自在桑拿房里的卫彬,卫彬也正隔着玻璃若有所思地看着两人,“这个嘛……唉,其实我也有难言之隐,所以,项目嘛,总还是要等局势明朗些才能定夺的。”

“我想,既然项目合作进度取决于改制的进程,那么,如果我能帮您把改制工作顺利完成,咱们两家的合作可能性是不是能大些?”

老夫子认真捕捉着顾忱的意思,顾忱对这块地的觊觎,已显露无余。

“还有,相信白石集团的实力,也应该不会逊色于笃寅集团太多吧?”

老夫子猛一惊,他没想到顾忱已经将自己的底细摸得如此清楚,看来他绝对是有备而来!老夫子脑海里猛然蹦出一个人影,暗叫一声不好,熊能的北京之行,难道就是跟白石集团有关?!熊能、顾忱、改制、卫市长、唐书记……众多人物事件突然交错在一起,片刻间让老夫子这样历经百炼的人物也一时找不到头绪,唯一清楚的是,顾忱,或者白石集团已经将自己手里的那块地看做重要目标!如果他们真的跟熊能这个自己多年的心腹大患有勾结,那么,极有

可能影响到改制大计!

老夫子一直内心很着急,因为改制已经拖了很长时间,而自己的年龄在一天天老去,更糟糕的是,明年,他就满六十岁的退休年龄了。公司现在还是国企,所以,年内无论如何老夫子必须力保改制成功,否则,多年的努力,除了最终把自己变成一个在家属院里遛鸟逗狗的糟老头子外,还会将隐藏在企业资不抵债几乎负资产改制外表下面的一大块肥美的财富,留给毫不费力就能得到它们的后来者,比如熊能。

当初跟笃寅集团合作的一个目的,老夫子也有心想利用笃寅集团这棵大树的高层关系施加影响,替自己扫平改制途中的险阻。但笃寅集团却不愿置身于这场改制纠葛中来,在整个改制过程中,笃寅集团只是冷眼旁观静观其变。现在又跳出一个顾忱来,一来能够为自己解决改制这个难题,二来白石集团的实力也不会逊色于笃寅集团多少,有这样一个合作者,自己照样是安津市的老大,第三,白石集团的合作条件只会比笃寅高,顾忱提出的方案,正合自己心意,自己又何乐而不为,做个顺水人情呢?

本来担心的局面,却突然柳暗花明,向着完美的结局演变,此刻的老夫子,唯恐担心顾忱退却。他反手握住顾忱的手,笑着说:“现在,咱们达成了共识,一方面,我将土地交给顾总你,另一方面,公司的改制大计,也交给顾总你了……”

两人相视一笑,顾忱知道自己今天已经达到目的,遂起身,道:“那么,咱们就基本达成一致了,中午,老弟做东……”